

幻剑书盟

hjam.net

# 猛虎王朝



【独眼死神】

王朝争霸扛鼎之作 ● 一位远崇帝王的传奇经历  
从一个卑贱的角斗士到备受争议的帝国皇帝  
伴随他一生的是无尽的战争与阴谋

猛虎◎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猛虎王朝 5 / 猛虎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

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755-007-5

I. 猛... II. 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6401 号

猛虎王朝 5 绝世英雄

作 者: 猛 虎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尹志秀

美术编辑: 美 慧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mailto: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12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007-5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独眼死神



001	第一章	泽中之火
009	第二章	难民武装
016	第三章	娥丽姬丝
023	第四章	栖息一号
032	第五章	险道单骑
040	第六章	决战打响
049	第七章	两虎相争
057	第八章	铲窑火并
064	第九章	难分胜负
071	第十章	蒂奇斯人
078	第十一章	舞会风云
085	第十二章	抵抗塞尔
095	第十三章	班师回朝
101	第十四章	铁壁囚笼
107	第十五章	摩卢逃回
114	第十六章	致命假药
123	第十七章	丹西被俘
130	第十八章	驱除剧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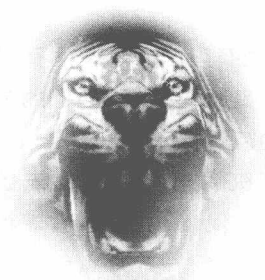


独眼死神

目  
录

CONTENTS

137 .....	第十九章	雪顶决斗
144 .....	第二十章	平民肉盾
153 .....	第二十一章	逃难狂潮
160 .....	第二十二章	丹西逃亡
167 .....	第二十三章	解救摩卢
176 .....	第二十四章	掏裆行动
183 .....	第二十五章	地道杀手
189 .....	第二十六章	又遭追杀
196 .....	第二十七章	草原恶斗
203 .....	第二十八章	侥幸逃生
211 .....	第二十九章	午夜遭伏
218 .....	第三十章	仇人相见
225 .....	第三十一章	金蝉脱壳
232 .....	第三十二章	引狼上钩
239 .....	第三十三章	毒龙炸弹
246 .....	第三十四章	再遇险情
253 .....	第三十五章	活死人墓
260 .....	第三十六章	死里逃生



## 第一章

### 泽中之火

累斯顿河东西两岸，恍如热带风暴的策源地，狂风卷起滔天海浪，一东一西两片巨潮，汹涌地向巨木堡扑去！

当敌军从射程外开始冲过来时，巨木堡西边的城头，立于城墙上防守的兵士并不多，相反，是相当的稀疏。

大批兵士躲在坚固的防御塔楼里，掩身在女墙之后，而且，手里拿着的不是弓弩、刀剑、礮石等武器，而是一袋袋的沙子和泥土！

由民间灭火专家指挥引领的各战地消防队也在西面各城门等重要防区后面做好了准备。

为什么会这样？狡黠的红发独裁官在玩什么花招？尤其是在这种要命的时刻！

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

当攻城方的地面强攻部队发起冲锋之时，无论是攻方还是守方，远程武器中的主力——投石机，都已经开始隆隆的轰响，进行剧烈的压制和反压制的拼斗。

这次巨木堡攻防战同时创造了城池攻防战中的一项新纪录，攻守双方参战的投石机数目都有数千架之多。

无数的大小石块，从城里向城外，从城外向城里，轰鸣着、翻腾着，带着尖锐的啸声在空中飞过，在城头、在城下密集地爆炸！

联军的投石以城墙为目标，而巨木堡守军的投石则以对方的投石机为目标，冰雹般的石雨在城头激起一片片的石屑，在地上砸出一个个深坑，激起团

团尘烟。

相比较而言，西岸联军的石弹比起守军的石弹，个头就小得多了，除了制式规格与“巨无霸”之间的差距外，更在于他们的重型投石机都在抛掷另一种秘密武器——装满“火油”的瓦瓮和陶罐！

在城下数百架重型投石机的连续发射下，无数坛“火油弹”落在西岸巨木堡城头上，易碎的陶瓦制罐瓮发出一片脆响，黑糊糊的“火油”溅出，在城墙上、城头间湍溢流淌，画出一道道、一片片黑色的流痕。西线战场的城墙变成汪汪的油河！

数百只巨弩机上，涂上火粉的巨箭已经点燃，随着各个弓弩小队长令旗的挥动，上千支比小树干还粗的火箭呼啸着扑上了城头！

热情如火的箭头亲吻上黑色的油河，烈焰升腾，整个西城墙瞬间出现了一道半人高的火墙。

一些立于城头上的不幸战士，变成了一个疯狂舞动的火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

借着强劲的西风，道道的火蛇还贪婪地吐着芯子，朝内城方向卷去。

这是盖亚特为今天的首日攻城祭出的，如同传说中的大魔法师施法般的得意招数——火墙攻势！

在远东的大漠中出产了这样的一种古怪油品，极易点燃，甚至在水面亦可燃烧，被称为“泽中之火”。

这种油的燃烧也极为充分，较之普通燃油或木屑等火种高出数倍。远东帝国的一些民众用以做夜间照明，却因稍不得法，立时火焰飞腾，扑灭不及，屋物顷刻成灰，每每酿成火灾，被政府严令禁止使用。

詹鲁国王盖亚却从这里发现了军事上的用途，引进了一批，经过一些简单的加工，进行纯化净化，掺加易燃物质进一步加大效果，制成了这种可怕的火油，并在巨木堡攻防战中首次使用。

这种火油引起的大火，扑打、浇水，效果都不佳，唯有靠土沙掩熄，方是高效的灭火之法。

所幸临战前，原始喷火器上泄露了天机，由席尔瓦找出了破解之法，并识破盖亚之计，方避免了惨剧发生。

偶然事件影响了战役的进程，恐怕这就是天意吧！倘若不是预先有所准备，不仅城头上密集的守军将遭受火墙的惨重烧伤，而且低效率的灭火必然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对于这种城池的强攻硬守，时间极为关键，有时甚至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如盖亚所愿，西部城墙一片火海，无论多么充足的准备，无论多么高效的守城设施和器械，都难以找到施展的空间，立于高塔上的席尔瓦也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联军未受多少损伤的猛攻城门和城墙。等他们灭完火，恐怕城门洞开、城墙已破，只能被动地接受正面对战或者巷战了。

有备无患，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策略，效果就完全不同了。西城墙上的火墙遇到了它的克星，“火攻魔法”碰上了死对头“土护魔法”。

除了少数战士依托塔楼上的射击孔用弓箭消灭城下的敌军外，其他的，无论军民都投入到了扑灭火墙的紧迫工作中。

石砌城堡的城头上，尘土高扬，黄沙抛撒，战场变成了农田和沙漠，战争仿佛变成了消防演习。

不得不说，守卫西城墙的红土军团的战士们，在灭火专家指挥下的民众消防队员们，灭火的速度惊人，运作极为高效。

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冒着城下射上来的矢石，将肆虐的火墙基本扑灭了。

同样，也不得不说，盖亚的这一招，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最理想的效果，但对攻城战仍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按常规，强攻部队在进入城头矢石射程至抵达城墙的这一段距离里，即使防护充分，面对巨木堡这种坚固的城堡，也必然要遭受相当程度的伤害。

而这一次，除了遭到小型投石机的石块打击外，其他损伤微乎其微，不及正常情况的十分之一。相反，由于冒着矢石灭火，城头守军的损失反而更大。

更为有利的是，詹鲁步兵运动速度也是极快，主力部队抵达城下时，守军也是刚刚进入阵地。

在巨木堡西城墙下，上百架大型壕桥每八具相连，架起了十几条宽近四十米的通畅大道。

冲车、撞城槌、鸦嘴锤、攻城塔、登城梯等攻城器械已经安全地抵达城门口和城墙下，一些速度快的分队已经开始了攻城行动。

数百架高耸入云、可容数人同时攀登的登城梯搭上了巨木堡高大的城墙，以盾护顶的登城甲士开始熟练地向上爬去。

十几架云梯上，第一位詹鲁战士已经登上了城头，开始砍杀刚刚抛掉沙袋土囊的守军。

更可怕的是，有五架攻城塔已经抵上了城墙，成建制的攻城小分队冲上了城头，开始与守军肉搏。

在他们的身后，无数的战士正在向上爬着，而刚刚跑进阵地和各种城防设施的守军，仅能对其施加力度不大的打击。

越来越多的敌军用盾牌挡开稀稀落落的箭石，拥上城头。

请求敢死队紧急支援的浓烟火炬，竟然在开战后不及半小时就被举起！

滚滚的黑烟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显得那么无助，那样令人揪心！



前面说过,对时间、地点的随意选择是攻方的优势,盖亚的这次强攻,绝不是像摊鸡蛋饼一般均匀用力,而是在全面牵制的前提下重点突破。

这次进攻的重点就是西北城门!

十台攻城塔、上百架登城梯、九具撞城槌、三辆冲车,都在此云集!

有上千名悍勇的老兵已经冲上了城头,后续战士还在源源不断地跟上来。

撞城槌和冲车在战士们手中熟练地进行着破坏工作,而陷入苦战的城头守军却无法顾及城门!

还有一些战士拿着锹、铲等工具协助破坏城基、城墙,清除蒺藜和尖木桩等障碍物。

形势已经非常危急。

第一线部队压上去!

第二线部队顶上去!

第三线的守城部队也已开了上去!

但仍然无法打退越上越多的詹鲁精兵。

而最后负责压阵的又是拿云率领的战斗力的战斗力颇令人不太放心的佣兵部队。

“弟兄们,巨木堡完蛋,联军将会屠城,我们这些日子就算白干啦!”拿云拔出“血鸣”,狂呼着,“为了金币,冲啊!”

“为了咱家那杀千刀的瘸子!”奈斯丽也拔出剑跟上去。

身为少妇的她,脾气依然不改,虽然对金钱的渴求日益淡薄,但别亚夫妇与丹西夫妇一样,分散在各个战场作战,奈斯丽对跛子的思念与日俱增。

“为了……”看到奈斯丽上去了,古力扎也跟着上去,“管他娘战的为什么,上!”

奈斯丽已为人妇,古力扎当然不好喊出“为了泼妇”的口号,不过有些走火入魔的他,这些日子总是在偷偷地祈祷,希望别亚瘸子光荣殉职,自己能从替补队员上升为主力队员。

甚至有时他会幻想着哭成泪人的奈斯丽,由自己搂着安慰的“美好幸福”的场面。这种阴暗的想法,他当然羞于告人,但又总是不自觉地在脑海中反复回味。

看到泼妇上去了,他又怎肯因害怕而不敢担负起护花之责!

三个从小到大一起厮混的佣兵头目各自喊着口号带头冲锋,其他两千名佣兵也蜂拥相随。

奈斯丽的口号肉麻且与己无关,古力扎语焉不详,三相比较,自然是拿云的口号更加具有刺激作用。

佣兵部队冲上来时,城头正是一片纠缠不清的混战。



此刻，佣兵们倒恰好发挥出他们的长处。

虽然组织性不强，但这帮人的单兵作战能力却不弱。按独裁官事先与各佣兵团团长召开劳资双方座谈会时达成的协议，杀敌五名可获金币一枚，大家参战的积极性也相当高。

拿云三人组还是习惯性地以“三才阵”团伙作战，居中的拿云主攻，手中的“血鸣”阔剑左右挥动，挡者披靡，奈斯丽和古力扎护住团长左右两侧，砍杀两旁敌兵。

由三个武功颇高又兼心心相通的佣兵构成的这个恐怖的杀人三人组，全大陆恐怕也难找出几个像这样的组合，詹鲁士兵又如何抵挡得住？

三个佣兵配合得天衣无缝，像一个尖头犁，在一片土褐色的詹鲁登城甲士中纵横耕耘，犁出道道血痕！

佣兵们的加入可谓恰逢其时，逐渐改变了力量对比。

这些战场投机分子们经验丰富，也非常狡猾，对身处困境中需要帮助的红虎军团战友不理不睬，反而专门以多打少，落井下石，只做赚钱买卖，绝不雪中送炭。

不过，从整体上说，这却是非常正确的战术选择，虽然正规军战士很难如他们般对战友硬起心肠。

西北门战场上守军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在各自付出近三千条性命后，土褐色戎装的詹鲁人卷起的第一道差点翻天的土浪终于被扑了下去。

此时，克鲁斯派来的一千名红虎军团援兵也赶到了城头，冲上城头的詹鲁人终于被杀灭和赶下去，战场形势终于恢复到常规的城池攻守战状态。

几乎俯着身子在高塔上观看此处战场的激烈争夺，手上握着拳头，嘴里紧张地念叨的席尔瓦，也终于得以松一口气。

环顾全城，东西两边的城墙上下，人头涌动，密如蚁群，城内城外的各路援军，还在不断地向这片有着无穷吸引力的战场奔来。

箭矢、石块、火把，自上往下，从下往上，上下左右，呈发散状，向各个方向飞动。每碰到一个中彩者，就翻起一朵血红的小浪花，引发一句凄厉的叫声……沸油、礮石一律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加上投洒者施加的初始动量，做着快速的自由落体运动。当他们遇上反向运动的登城者时，往往带着对方一起扑入大地母亲的怀抱。

一些中了“红彩”的城头守军战士，也时不时地画出同样的轨迹，栽下城墙……冲车在执拗地对着城门，尤其是门缝处，撞、收、撞、收地进行前后平移运动，发出难听刺耳的金属碰撞巨响。

撞城槌则跟城墙较上了劲，犟驴般用铁头冲顶着石壁，在纷飞的石屑中，让城墙和自己的铁头都变成坑坑洼洼的丑模样。

城头的守军用滚烫的沸油给它们加些润滑剂，用燃烧的火把给它们披上红装。城下的战士则用泥浆桶、水桶、沙袋扑灭火苗，让它们继续释放自己的破坏能量……云梯被推倒，又被竖起，再被推倒，又再被固执地竖起……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在零度和直角间摆动。尽管如此，联军的登城战士们仍前仆后继地蹲上这种危险的工具，在上头玩空中杂技表演……只有在高大的攻城塔上和同样高大的城墙结合部，在进行着尚算公平的正面肉搏，两方战士们以刀剑和盾牌等传统武器来回厮杀……火光、烟雾、尘土、石屑、鲜血……叫声、喝声、吼声、骂声……焦味、糊味、腥味、烤肉的香味……所有这些平常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处的东西，此刻在各处城墙上下交汇缭绕，冲击着视觉，鼓动着耳膜，刺激着鼻咽……痛苦地、疲倦地、凶猛地、疯狂地、麻木机械地，战士们以各种身体状况在劈砍刺痛、砸指击洒……红红的眼睛，也不知道是被石灰粉扬红的、被烟熏红的、被血映红的，还是因同伴之死而愤怒满怀，杀红了眼……这样激烈的战场，如此惨烈的战局，是强攻城池时最常见的场面。

这种场面也很难分得出优劣高下，双方斗的就是毅力，比的就是耐性，拼的就是消耗！

看谁的人更多，看谁的物资更充足！

如此看来，虽然联军在战术上处于吃亏的阶段，但总体形势却颇为有利。

消耗战，中央郡独裁官席尔瓦可打不起。

不过，红发独裁官并不认可这一判断，相反，他对于进入僵持阶段的战局相当满意。

他满意的在于，此刻的空中优势已经落入了自己手中。

金雕夫妇在空中舞蹈、翱翔，向高塔上的巴尔博报告联军的投石机、巨弩车等重型远程武器的位置。

巴尔博一边观看两者的动作和路线，一边爆豆子般报出方位、距离等数据，高塔上的旗手们则利用旗语，向城内各处的投石机集群点通报信息。

精确度和射程较普通投石机高出一大截，上千架“巨无霸”利用飞天大将军的天眼，开始有针对性地投射巨石。

今天的远程武器间压制与反压制之战，席尔瓦终于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为此，巨木堡投石集群甚至放弃了对守城部队的空中支援，而着力于先消灭对方的远程武器集群，令城头守军的防御异常艰苦、异常血腥。

呼啸着的燃火巨石在联军的投石机、弩车集结区域雨点般砸落，盖亚和习博卡二世的投石机和巨弩车十去七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相反，由于城防设施的隐藏掩护，加上射程和精度上的差异，联军却是只能被动挨打，难以辨别方位，进行报复。

远程武器打击优势的取得，不仅大大减轻了攻城部队对城防设施的破坏



和对守军性命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它们为巨木堡守城部队的反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当然,这种优势只是为胜利创造了一种条件,如要取胜,尚需更多条件的支持、需要更为精准的调度和更加高效的指挥。

“投石部队准备!”

扫视几遍战场整体形势后,席尔瓦看了看手表,表情严肃地缓声下令。

高塔上的所有旗手都举起紫色的大旗,远远望去,巨木堡高大的瞭望塔仿佛系上了一条绛紫色的缎带。

一律以紫色旗帜作为标志的城内各投石部队,同时举旗相应,表示随时听候调遣。

“调整方向与距离,压制敌军两翼和后方卫护骑兵部队!”

紫色令旗向城内各个方向挥舞。

所有大小投石机开始移动位置,调整投射方向与角度。它们仍然不顾正打得极为惨烈的城墙上下的主战场,而转向战场外围的联军卫护骑兵部队。

位置调整迅速完成,开始装弹投射。短暂停歇了十几分钟后,城内的石弹群再度在空中出现!

石雨仍然抛开了正打得激烈的城墙和城下战场,转而向远处用以警戒和防护攻城部队免遭守军反击的联军卫护骑兵集群齐射。

本来,城下的卫护骑兵部队正在攻城部队的外围进行警戒,充当攻城血战的观众。他们只是小心地距离河岸线一定距离,以避开蛟龙军团水上舰队的矢石攻击。

按理说,这种兵力对比下的围城战,主要是步兵战友们拼命,他们骑兵任务却是在城破后冲击和屠杀,属于风险小收益大的美差。今天的首日攻城,联军有八万多的步兵强攻编队堵在城门、城墙下围攻城池。骑兵们只需要立在那里耀武扬威地威慑一下足矣。

谁料想,人有旦夕祸福,无妄之灾却突然临头!

“呜——砰!”

“呜——砰!”

如雨的石弹在卫护骑兵集群中落下,砸得他们人仰马翻!

“巨无霸”的射程远超过普通投石机,其攻击力就更猛了,块块巨石把大地都砸出一个个大坑,溅起数尺高的尘埃。无论人还是马,无论轻骑兵还是钢铁包身的重骑兵,挨上就成肉饼!

“巨无霸”的投石给联军骑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伤,卫护骑兵部队一片混乱。再勇敢、再坚毅的人也不可能忍受站着挨打的情形,很多骑队开始乱哄哄地后撤,企图跑到敌军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区躲起来。

不少观望台上，旗手们举起了奔马图标！

“全体水师准备！”

“水上突击队准备！”

席尔瓦话落，瞭望塔变戏法般，紫色缎带变成了青色。

由于水上投石机的射程较短，前一段守城战中，蛟龙军团一直靠水上投石机和弓弩部队进行有限度的参战，主要进行水上威慑，并未深度介入陆上守城战。

此刻，蛟龙军团所有战斗舰只挂上青旗相应！

上千只小型登陆艇也从城里开了出来，它们同样青旗高悬，上面立满剽悍的登陆甲士！

“骑兵部队准备！”

“战象大队准备！”

“全体预备队准备！”

瞭望塔再次变色，在额头上系上了红色的箍带！

也迅、梅萨、吠额迦率手下的胡玛骑兵部队和战象大队，同时高高举起了火红的战旗！

骑、象部队身后，作为最后预备队的各路庄园主私兵部队也举起了火红的战旗！

老道的盖亚和习博卡二世到了此时，方才发现情况不对劲。

晚了！

他们刚刚回过味来，瞭望高塔上的席尔瓦已在厉声呼喝：“全军反击！目标，歼灭敌强攻编队！摧毁敌攻城器械！”

在环塔廊台上，旗手们将各种颜色的所有令旗全部举起，向前疾挥！

各色旗帜相并，朝前低垂！

艰苦卓绝地抵抗了几乎一整天后，在黄昏时分，巨木堡终于迎来了大反击的时刻！



## 第二章

### 难民武装

反攻的号角声在巨木堡城内各处鸣响。

旌旗摇动，鼓点如雷，军号震天！

美芙洛娃的两道妙目此时也改变了角度，自上仰转为下俯。

她苍白的脸上算是有了几片红晕，虽然双手仍紧握栏杆，显示心中的紧张仍未完全消除。

当盖亚和习博卡二世在观战高台上手忙脚乱地打着手势，声嘶力竭地向旗手和传令兵呼喊，命令攻城部队加强戒备，命令卫护骑兵和后续步兵做好增援准备的时候，巨木堡东西两岸各五扇，共十扇城门突然同时洞开！

吠额迦率领战象大队自联军重兵集结的西北门，也迅和梅萨及其他骑将率领的胡玛骑兵自其他各门，汹涌地扑出来！

蛟龙军团的大小战舰，数百只载满登陆甲士的登陆小艇，在河面上劈波斩浪，向河岸、向护城河方向疾驶！

所有投石机再度迅速地调整方向和角度，在巨木堡环城约五百米处形成一道恐怖的石雨隔离带！

这道石雨隔离带，在走廊联军围城工事将巨木堡括住的大括弧内，又画出一个小括弧，将进攻城墙的强攻编队与城外远处的其他联军部队硬生生地分隔开来！

靠近河岸的两翼，由水上舰只护卫，保证隔离带的完整无缺。

这个隔离带，在城池攻防的大战场上，硬是造出一个人造的小战场。增援部队想冲进来，攻城部队想逃回去，经过这条隔离带时，就必须承受难以想象

的惨重损失！

不仅佣兵，连最后的预备队——各庄园主私兵部队，也开上了城头，或跟随在象兵、骑兵之后，进行凶猛的反扑！

正在城墙下与城头守军进行攀越对抗的攻城部队将士，慌忙后撤，操上拒马枪等武器进行反抗。而在城门口承担撞击、破坏和挖掘作业的战士们，愕然地发现刚才尚坚不可摧的钢铁城门突然敞开，一些只顾埋头推车的战士还以为破门奏效，在那里欢呼。

很快，他们的欢呼就变成了惨叫！

胡玛族游牧骑兵的钩月弯刀，在这些东一丛西一簇的散乱的步兵、工程兵集群中肆意践踏，砍瓜切菜！

詹鲁重兵、精兵云集的西北门，席尔瓦派出威力恐怖的战象大队进行冲击。

直南人吠额迦率领的战象大队自萨格尔开始跟随丹西征战，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大象与战士们配合熟练，心意相通。战象大队五人一象，一人在前引导，一人在后防备，三人立于塔形的象舆上弯弓射箭，构成一个个可怕的战斗小分队。象腿如踩蚂蚁般践踏，象鼻似扔玩具般卷抛，战象大队的兵锋指处，再勇敢再凶悍的步兵，也挡不住柱子般粗大的象腿坚定推进的步伐！

蛟龙军团的战舰不用担心岸上投石机的骚扰，安全地靠近了河岸，对着石雨隔离带内的攻城部队后方发石射箭。

各个登陆小艇迅如离弦之矢，他们有的扑上河岸，从侧翼掩杀；有的沿几十米宽的护城河，用火把点燃敌船，用坚硬的小艇撞角破坏壕桥，截断城墙下战士的退路。艇上的弓箭手发箭远射，重甲士跳岸厮杀。

城头的战士们获得增援后，士气狂涨，用箭矢、火把、沸油继续对着乱成一团的联军强攻部队，对着攻城器械投掷抛洒。

最可气的恐怕还是城内的投石机集群构造出的那道石雨隔离带了。它们将防护力弱的攻城部队整个罩在里面无法逃生，外面的优势联军骑兵队伍却无法赶过来援助。

一些被空中、岸边的箭石，被正面突击的骑兵们赶得无处容身的强攻编队步兵们，妄图冒险穿越这道隔离带，结果不是成了齑粉就是化为肉酱！

能侥幸逃生者，十不存一。

石块弹幕在咆哮，箭雨在飞动，火把在呼啸，骑兵队纵横驰突，象队来回碾踩，城头城下，水上岸边，都在上演着一出大屠杀的惨剧。

冲车、撞城槌、云梯、壕桥、攻城塔、车等，几乎所有的攻城器械不是燃起熊熊烈焰，就是被砍成一堆废柴碎木、一团破铜烂铁。

联军强攻编队的战士们像没头苍蝇般在不大的死亡区域内乱窜着逃生，



一群群地倒在矢石、弯刀和马蹄、象腿之下，惨叫声不绝于耳，尸体堆积如山，在城下铺了一层又一层。

席尔瓦指挥的这次巨木堡首日城防大战，从清晨开始，渡过了起始阶段的难关，然后僵持几乎一整日后，突然于黄昏时转入疯狂的反攻，到天黑时，为防止意外，并节省石弹，独裁官方鸣锣收军。

攻城首日的一天之内，联军的强攻编队八万余人几乎被全歼，虎口余生者不足万人，几乎全部的攻城器械和将近八成的远攻武器被毁，而守军方面的全部兵力损失仅一万二千左右。

此战第一次充分地展示了红发独裁官的立体城防思想，空中隔离与杀伤，水上支援，陆地突击，水陆空三方配合适宜，各兵种调度得当，辅助部队和民间组织倾力支援，在一天内给予敌军巨大杀伤。

在时机的选择上，在渡过开始的困难阶段，咬死顶住僵持阶段，然后猛然进入激昂的反攻阶段，叫联军首领猝不及防，来不及调度；在空间的选择上，通过优势的投石集群精确的投射，巧妙地营造出一个独立的人造小战场，令本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优势的敌军主力被完全排除在决胜点之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隔离带内的友军覆灭。

第一天的攻城血战，红发独裁官又在陆地上给了联军当头一棒，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除了在兵力上给联军以极大杀伤，大幅削弱敌军的实力外，更令联军辛苦制造出来的大批攻城器械毁于一旦，对巨木堡的威胁大大减轻。等盖亚等人再度造出一批这类精巧昂贵的器械，又要耗费不少时间，这为巨木堡的防守备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喘息之机。

当然，首日大捷虽然战果累累，士气更加高涨，但攻守双方的实力对比远未扭转过来，联军仍拥有四倍以上的兵力优势，而过万正规部队的伤亡，也令本来只有五六万正规陆军的巨木堡防御部队遭受了相当程度的损失，反击力量进一步削弱。

虽然将士们信心继续暴增，斗志仍在高涨，席尔瓦心里却相当清楚，巨木堡上空城破人亡的阴云，依然笼罩着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它们远未因这场胜利而散去。

积极防御才有生路，反击之力，乃守城战的必备条件。然而，被独裁官大人寄予厚望，视作中央郡战场反击战略核心人物的自由军团军团长巴维尔此刻却踪影全无！

不过，他的手下却在中央郡各处，忠实地执行着独眼军团长的命令。

以悬赏令为导火索引发的入侵军与当地民众的对抗，在中央郡城乡各处愈演愈烈，仇恨之火越烧越旺，自由军团的战士再介入其间，就更是火上浇油。一个人想干掉十个敌兵，极少人有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但要招募十个充



满仇恨的民兵，那就容易得多了。失去房舍和财产的农夫、牧民，备受侮辱而无法生存的人们，拿着武器的自由军团战士奋臂一呼，总是不愁找不到知音。

仇恨是这样一种东西，以几何级数累积，冤冤相报的人们的每一次复仇，都只能令背负者的担子越来越重，直到一方因无法承受而崩溃方告结束。刚开始，人们看到这些自由军团的传道者们形单影只，尚有些犹疑，只有极少数大胆而身负血仇的人会跟从他们。不过，起义的民众从来就是如此，随着这些人与联军战斗的事迹不断传播开来，随着联军盘剥和杀戮的加剧，参与到他们的队伍中去的人也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多。而他们的骚扰与游击，又引发了入侵者更多的屠杀，造成更深的仇恨，进而令更多的民众参加自由军团。

这种因仇恨的驱动而不断升级的军民对抗回圈，在自由军团化整为零潜入全郡各处活动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尚处于层次较低的启蒙发展阶段。不过，执掌自由军团战旗的瑞奇，此时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创造招兵纪录的强劲势头。

这不仅在于瑞奇手里擎着自由军团的似乎有魔力的战旗，更在于他行进招兵的区域。瑞奇是沿着累斯顿河北上，经过的都是河岸地区。由于联军失去了水上控制权后，采取的是区域重点协防，无法有效地对整个河岸实施军事控制，因而基本上不将这些地区视作已占领地区，而是当成敌占区对待，要进行血腥清洗，以形成荒无人烟的军事缓冲地带。加上悬赏令的刺激，蟹壳村发生的悲剧在河岸的乡镇、村落、渔港等各处居民聚居点相继上演，联军犯下的暴行罄竹难书，沿岸民众遭受的苦难之深重，史上罕见。

瑞奇所走的这段旅程，可谓田园荒芜，白骨蔽野，满目疮痍所见皆是断壁残垣，昔日富足的河岸地区，变成了一片体无完肤的瓦砾场。

因为蛟龙军团的水上威慑，联军不可能实行地毯式的细致屠杀，而只能是不定期地洗劫与摧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民间草根层的生命力素来极其顽强，大屠杀总有漏网之鱼，总有能侥幸逃生者，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杀不光，灭不绝。

劫后余生、一无所有的老百姓，根本无须发动，瑞奇一路北上，碰到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怀着满腔仇恨，拿起粪叉、耙子、锄头、菜刀，自发地加入自由军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有上千人会聚在掌旗官扛着的“和平鸽”军旗之下。

因为巨木堡战场的吃紧，蛟龙军团主力部队在协助守城，给予陆军以水上支援也只能是派出少量的舰船沿河巡逻，也不敢沿河太近进行搜索，因而瑞奇一时半会儿无法跟水上的战友们联络上，那个跟在身后的特殊的战俘娥丽姬丝也就无法交给战友们带回巨木堡。